

拓片檔案：

拓片名稱：唐姚孟宗墓誌

拓片收藏：浙江大學圖書館

金石年代：唐開元三年（715）

金石尺寸：誌石長 34.3CM，寬 33.9CM。誌蓋長 35CM，寬 35.7CM。

金石收藏地：浙江大學圖書館

目 录

1、韩松涛：浙江大学图书馆新藏墓志拓片内容与专题概述·····	1
2、茗事雅韵专题	
(1) 范晨晓：向斋深处，且吃茶去·····	8
(2) 应潇潇：茶外有远致，静照品自然·····	10
(3) 凌妙丹：茶器人境，汇通古今——茗事雅韵小记·····	13
3、中心动态·····15	
(1) 澳大图书馆馆长到访我馆：增友谊、促合作	
(2) 郑培凯教授到访古籍碑帖研究与保护中心	
4、简讯 ·····17	
(1) 读宋濂——古籍碑帖中心举办读书会（第三期）	
(2) 《东方道藏》项目与江苏宏德基金见面会在中心召开	

《浙江大学图书馆古籍碑帖研究与保护中心简讯》

主编：黄 晨 杨国富

编辑：韩松涛 高 明 程惠新 郑 颖 张焕敏 韩秀丽 范晨晓

地址：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图书馆南楼一楼

网址：<http://csid.zju.edu.cn>

邮箱：zdbtx@zju.edu.cn

浙江大学图书馆新藏墓志拓片内容与专题概述

浙江大学图书馆古籍碑帖研究与保护中心
韩松涛

浙江大学图书馆自 2014 年起确定了墓志拓片为馆藏的重点方向之一，至今（2016 年 10 月）已有近三年时间，三年来从西安、洛阳两地购入墓志拓片五批，以目录为准共 3839 种，4921 张，并随拓片获赠唐代“大唐故梁州参军姚君墓志铭”墓石一盒。

近 5 千张的墓志藏量，虽然比之国图、北大等收藏大馆来说只是沧海一粟，但是 5 千张的拓片也让浙大的收藏有了些许的基础。拓片的收藏与图书的购买不同，可以用可遇而不可求来形容。虽然一方墓志可以出多张拓片，但国内拓片的收藏单位还是很多，我们并不能保证想要收藏的拓片都能如愿到手，这也让拓片的收藏有了较大的不确定性，也使得每过一段时间对已购入的拓片进行整理总结有了较大的意义。

此次通过对图书馆三年来新购入的拓片进行整理，期望能就拓片的收藏是否遵循了当初制定的收藏计划等问题进行考察。同时对这些拓片分门别类，看看是否可以凝炼成一些有学术价值的专题，作为今后墓志拓片收藏的方向。

一、拓片类型概述

本馆收藏的重点是墓志为主的地下材料，这与浙江大学作为一个学术机构有关。地下材料往往是近年新出土的，相较于历代传承的其他地上的石刻材料而言，有较高的新材料价值，就学术研究来讲也有更大的意义。

地下材料主要是墓志，但除此之外也还有一些其他类型，包括买地券、镇墓文、黄肠石等。佛教的塔铭也是记录墓主生平的石刻文献，但由于佛教徒安葬的特殊形式，塔铭是地上文献，但由于和墓志的形式和意义相近，也作为我们收藏的内容之一。

通过对 3839 种拓片的统计，其中墓志占了绝对的多数，有 3626 种，其中包括了砖志 21 种；另有买地券 178 种；镇墓文约 7 种，部分墓志中也会附有镇墓文，所以实际的镇墓文多于此数；黄肠石 2 种；塔铭、造像记等佛教石刻 7 种；各种碑刻 19 种，包括圣旨刻石、汉刑徒砖、经文等。

从类型来看，本馆新收藏的拓片地下材料基本占了 99% 以上，较好地执行了当初所制定的收藏方向。

二、朝代概述

隋唐两代都有两都，隋代先定都大兴城（后改名长安），后迁都洛阳；而唐代定都长安，又将洛阳称为东都，有时也称东洛，所以长安、洛阳两地出土的墓志以隋唐两代为主。由于我们的拓片都购自这两个地方，所以按朝代来分析，新藏拓片肯定是以隋唐为主的。

经统计，拓片中隋代为 100 种，唐代为 2644 种，隋唐两代基本占了总数的 70% 有余。

唐代初期有武则天称帝，国号为周，史称武周，墓志中也用周之国号，据不完全统计本馆共收有武周年号的墓志 264 种，如《大周故尚方监丞阎府君墓志铭》（墓主阎泰，为唐画家阎立德之子）。唐代安史之乱，安史之国号为燕，本馆收有燕国圣武、顺天年号的墓志 8 种。如史思明年号“顺天三年”的墓志拓片，其国号用的也是史思明的燕国，称《燕故平乡县丞傅休仙墓志》。以上国号为周与燕的墓志均算作唐代墓志。

其余朝代的拓片，在隋唐以前，即汉魏六朝，共 245 种，其中以北朝为多，有 230 种。北朝之中，北魏 66 种、东魏 26 种、西魏 15 种、北齐 81 种，北周 42 种。史书有传的墓志有《周使持节少师柱国大将军大都督襄州总管襄州刺史雁门公志》（田弘，北朝名将）、《大周使持节柱国大将军大都督精原涇秦河渭夏隴成幽靈十州諸軍事原州刺史河西桓公志》（李贤志，《周书》有传）等。

五代十国很短，只有五十余年，收集有拓片 32 种。较有名的是《后唐宰相崔协墓志》。

宋代共计收有拓片 349 种，其中北宋 166 种，南宋 162 种，另有只知是宋代而不详南宋的拓片 21 种。其中较有名的人物如《宋故范府君志》，墓主范钧是范仲淹之弟等。宋代之中除墓志外还有大量的买地券。

辽、金、西夏是基本与宋同时代的朝代，本馆收有金代 5 种，西夏 1 种，辽代阙如。

宋金之后的朝代，元代收有 46 种，明代收有 115 种，清代收有 276 种，民国 7 种，另有 19 种不详朝代。

汉魏六朝及隋唐墓志拓片一直就是各大图书馆的收藏重点，而唐及以前各个年代的墓志研究也是一直以来进行得较好的。基本每个朝代都有较多的墓志研究和梳理的著作出版，而宋代及以后的墓志不但不受各大收藏机构的重视，也导致在研究上没有成熟的学术研究著作问世。比如唐代墓志汇编等著作都在上世纪 90 年代就出现了，而宋代墓志汇编的研究著作，2016 年才出了《宋代墓志辑释》¹一种，可见两者研究的差距。

中心曾于 2015 年 4 月召开发展研讨会，浙江大学中文系主任胡可先教授提出在收藏方面可以收藏宋代的墓志拓片，契合杭州作为南宋都城的历史。冯国栋教授认同胡可先教授在收藏方向上的建议，同时提出金元时代的墓志拓片也很具有史料价值和收藏价值；并且在全面收集的同时，可以搞一些专藏收集。

所以我馆也把宋代墓志收集作为契合浙江大学在南宋都城杭州这个地理定位。同时，对宋以后，包括元明清的墓志也作一个可收集的方向，因为在大多数收藏机构还不是很重视的时候，无论在方便程度还是在价格上都会有一定的便利。所以我们也收集了很多宋以后的墓志拓片，现在数量还不多，期待在一段时间后，能有一些朝代的收集会脱颖而出，从而成为我馆收藏的一个特色内容。

三、专题考察

1、名人墓志专题

墓志文献，是一种史料，对补正史之不足有很高的价值。相对来说，史书有传的名人墓志，文献价值相对较高，这是一个重要的收藏专题。

经过不完全统计，我馆新藏墓志拓片中，有王与王妃墓志 12 种，包括故太子《李建成墓志》；有公主墓志 5 种，包括唐代的金仙公主、唐昌公主、金堂公主、昭懿公主及北齐公主高善德。有皇室相关成员墓志 19 种，包括嫔妃、外戚等，如《大唐故蜀州司法参军于

¹ 郭茂育、刘继保编著：《宋代墓志辑释》，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 年版。

府君夫人金乡县主志》，金乡县主是唐代开国皇帝李渊的孙女，滕王李元婴之第三女；又如《唐赠韦城县主韦氏墓志》该韦氏是著名的唐代韦后之妹。有可汗墓志 1 种，名为《大唐故交河公王孙突骑施奉德可汗王光緒志》。有宰相墓志 5 种，包括唐代四人：刘祜之、裴寂、杨綰、刘从一，及五代一人崔协。另据不完全统计，新藏墓志中除上述人物外，在二十五史中有传记或提及的人物至少有 30 人以上。

我校胡可先教授专做唐代文学世家的研究，对于该研究来说，同一家族的墓志越多越能够对该家族进行细致的爬梳与研究，所以找准一些家族，对某些家族的墓志进行广泛收集或是一个非常好的专题收集方向。

2、宗教专题

宗教研究是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学校有佛教文化研究中心、汉藏佛教艺术研究中心、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佛教资源与研究中心、宗教学研究等宗教研究机构。宗教相关碑刻、墓志也是本馆考虑收藏的专题之一。从收藏情况来看，现已可以成为一个专题的方向。

与宗教有关的地下材料类型，主要有佛道教徒墓志、买地券、镇墓文等。

新藏拓片中，现有宗教人物墓志或塔铭、造像记共计 33 种。在佛道教徒的墓志中，道教墓志与其他墓志的形式相同。唐代公主中入道的很多，本馆收藏的入道的两位唐代公主，金仙公主与唐昌公主的墓志可以作为道教墓志来看，其他道士墓志也较多，包括了唐代道教宫观中安国观、华封观、龙兴观、三洞观、至德观等著名宫观的相关高道之墓志，如《唐至德观上座杨仙师墓志》、《大唐三洞观冯炼师墓志铭》等。佛教徒的墓志有两种，一种是高僧大德之遗骨，会设一个灵塔，墓志会放于塔内，其形制与普通墓志同，或嵌于塔上称塔铭，如本馆收藏之《元释氏圆融大师塔铭》；而一般佛教徒的墓志则与常人同，如《唐故东都安国寺大德尼法真墓志》等。新藏拓片中还收有造像记两种，分别是《北魏正光四年敬心共养造像记》、《北宋邹永年造像记》。

买地券和镇墓文，有学者合称“墓券”，是一种与古代信仰有关的地下文献材料类型。买地券在古代已经出土，据称最早提到买地券的文献是唐李匡义的《资暇集》，此后北宋《地理新书》、王楙《野客丛书》、南宋《云麓漫钞》、金元好问《续夷坚志》、元周密《癸辛杂识》、明徐渭《青藤书屋文集》，清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等都有记载或评说。近代以来注意到这些材料的是端方、叶昌炽、罗振玉等先生。这种“买之于神”的作为明器使用的墓券，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民间信仰层面的精神生活的产物，与“买之与人”的真正土地买卖契约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物品。²镇墓文则是祷告于地下神明，庇佑自己及子孙，如希望本人“死归神翳”，而令“子孙昌炽”³等。墓券材料对民间宗教信仰研究具有独特的价值，比如历代墓券中出现的神名真实反映了信仰的流变过程；又如其祷告之愿望，也体现了当时民众对基本宗教问题的看法等。

新藏拓片中共收到买地券 176 种，其中元 11 种，明 3 种，不详 1 种，其余均为宋代，包括北宋五十余与南宋过百，以及不详南宋或北宋的数种。其中约有 140 余种都出自江西一省，所以这批买地券有较好的学术研究价值。

新藏拓片中镇墓文约 10 种，包括《五方真文》（即东、南、西、北、中五方），以及《大唐睿宗大圣真皇帝贤妃王氏墓志及镇墓文》（王媚芳墓志）所附的镇墓文，上述五方真文及王媚芳墓志所附的镇墓文均是道教“云篆”，并且王媚芳墓志所附的镇墓文的汉字题记中提到了金仙公主的名讳，或是由金仙公主所撰写。还有两种汉字的镇墓文为《窆思明镇墓

² 参见刘屹：《敬天与崇道：中古经道教形成的思想史背景》，北京：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6-8 页。

³ “死归神翳”、“子孙昌炽”，语出本馆收藏《窆思明镇墓文》。

文》及《栢氏镇墓文》，但四周所书仍似为道教云篆。

黄肠石，是“黄肠题凑”墓葬制度所用之石。西汉时，以垒砌柏木为椁室，称之为“黄肠题凑”，即“黄肠题凑”一开始是用黄肠木，东汉易木为石，其制度仍称“黄肠题凑”，而其材质为石，故称黄肠石。黄肠石上往往刻有文字，已有研究专著问世，有一定的文献价值。本馆新藏中有两方黄肠石，从研究上看数量太少，但可以算作是补齐了类型。

3、书法专题

墓志是我国古代一种重要的石刻形式，就书法而言，墓志书法同样瑰丽多姿，美不胜收，许多优秀的墓志早已成为重要的书法资料和临习范本，成为书法临习者的源头活水，如《张玄墓志》、《董美人墓志》，以及北魏众多元氏皇族墓志等，许多书法大家均受益于此。

北魏墓志总数虽有数百方，但最重要、最为世人所称道的是太和十八年北魏迁洛以后大量出现的元氏皇家墓志。元氏皇族墓地位于洛阳北面的邙山一带，这里自然成为元氏墓志最集中的出土地。所以魏碑体也被称为“北邙体”或“亡山体”。由于志主都是皇族，书法和镌刻都属上乘，它们自然成为北魏墓志中的代表，也是魏碑体的主要体现者。⁴本馆新藏有四方北魏元氏墓志，分别为元显、元忻、元惟义与元昂墓志，这些都不是非常有名的元氏书法佳作，四方墓志中比较而言元昂墓志书法更加精美。

唐代书法名家最有名的是初唐欧、虞、褚、薛、及颜、柳与李邕、徐浩等人。唐代名家书法，新藏墓志中有欧阳询《唐都督丘师父子墓志铭》、颜真卿《唐徐峤夫人王琳墓志铭》、徐浩《唐故光禄大夫检校兵部尚书兼衢州刺史充本州岛团练使赠太子少师上柱国梁国公李公志》（李岷墓志）等。其中丘师是父子志，故有两方。其余书法佳作甚多，但无名家署名，还需花费一定功夫欣赏鉴定。

书法也是本馆设立的一个主要拓片主题，本馆旧藏拓片中，大量也是关于书法的拓片。同时，在设定中国历代墓志数据库时，也专设了一个“名家书法”的子库。将中国文化传承之一的中国书法作为一种收藏专题，也是图书馆作为文化传承职能的体现。

4、宋代墓志专题

宋代拓片为本馆所设主要专题之一，新藏拓片中宋代拓片 349 种，其中近半为买地券，近半为墓志，墓志共计 179 种。前面提到陕西、洛阳为隋唐都城，所以其出土墓志以隋唐为主，所以新藏墓志中的宋代部分，从 96 种有明确出土的墓志来看，其中江西有 49 种，洛阳有 21 种，山西有 19 种，浙江有 4 种，另有邳城 3 种，其余还有数十种应该是从西安出土的，但还缺乏准确统计。

从人物分布来看，这 179 种宋代墓志中，有宋宗室墓志三种，如《宋宗室趙裕之妻墓誌》；有《宋史》或其他文献，如《续资治通鉴长编》等有传记或有记述的人物约十种，如《宋故朝奉郎守光祿卿開國男朱君墓誌銘》，其墓主朱景，《宋史卷九十二》有传；又如《宋諫議大夫贈吏部侍郎李若拙墓誌》，墓主李若拙《宋史卷六十六》有传等。另有各级官员墓志至少 30 余种，女性墓主墓志 40 余种。

与 2600 余种唐代墓志相比，宋代墓志的收藏从数量上略显单薄，从名人墓志等方面来讲也略显不足，但无论是皇室、史传人物及官员墓志各类型也都有了一些，也算是初具规模，对于宋代墓志中的书法名作，也还可以挖掘。特别从出土地来说，宋代墓志分布更加广泛，或是一个好的方向，有待发掘。总的来说，宋代墓志的收集已经起步，今后将花更多的

⁴ 参见章祖安指导，顾涛撰《墓志书法研究——以洛阳北魏墓志为中心》，中国美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6月。

努力将之做成一个精品专题。

5、其他

总结新藏墓志，还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专题，但都是规模太小，或可作为后备的专题。

比如新藏墓志中有杭州人物墓志 7 方。包括在杭州为官的，如《大唐故持节杭州刺史姜纲墓志》，《唐钱塘县丞沈易从墓志》，也有杭州籍人的墓志，如《杭州钱塘县人范弘亮志》、《唐故正议大夫使持节杭州殷亮墓志铭》。这七方墓志都是唐代的。

比如新藏拓片中有砖拓 27 种，有 6 种为汉代铭文砖，其余为砖志。大多为北朝至隋的砖志，如《北齐辅道念砖志》、《隋韩继叔砖志》等，有一种为宋代砖志，为《宋崇宁五年砖志》，志有残缺，有“无人识认”、“埋瘞”字样，说明是当年民众所做之善事。

新藏拓片中大量的文字为汉字，但也有其他文种的收入，有粟特文、回鹘文、西夏文碑或墓志各一。其中粟特文、回鹘文石刻都是与汉字对照的，只有西夏文碑无汉字。

以上这些专题虽然有一些意义，但数量还太少，还无法形成特色专题。

四、简要总结

总的来看，浙江大学图书馆新藏拓片有 3800 余种，近 5 千张，初其规模。其中包括墓志在内的地下材料占了绝大多数。

从朝代看，隋唐仍占主导，这与当今墓志收藏的大方向相合，虽然本馆提出了宋代墓志收藏的新方向，但近 180 种的藏量还显单薄，不过如果继续努力尚有可为。元、明、清各有一些墓志收藏，其中清代有 276 种，但除去收的一批清代残志 95 种，约只有 180 种左右，也未形成规模。

从其他专题看，宗教专题也已经初具规模。墓券可以作为一个专题方向；云篆的研究，据笔者所知，国内还刚起步，也可作为一个专题；佛道人物墓志数量略少，应该加强。

书法专题应该是墓志专题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主题，现在来看名家书法略少，需要加强，其余的佳作也要花一些精力审定。

名人专题也是墓志收藏的一个重要专题，地下材料补史志之缺，也要从史传有载的人物中进行，这方面隋唐墓志中略强，希望其他朝代在今后的收集也能脱颖而出。

五千张是一个起跑线，应该说浙江大学图书馆的墓志收藏已经站到了起跑线上，通过理论上的前期规划和对实际收藏的分析，我们将以名人墓志专题、宋代墓志专题、宗教专题和书法专题作为本馆墓志收藏的四个主要方向，今后一段时间的墓志拓片收藏将以这四个专题为方向，争取在又一个三年后，各收藏专题能更加完备。

向斋深处，且吃茶去

文/范晨晓，图/叶羽晴川

初秋的校园里，已有桂香盈树，打从树下经过，轻沾罗衣，拂去还来。几日前得闻西溪校区图书馆古籍碑帖研究与保护中心正举办《茗事雅韵——茶·茶经及其他》，正巧今日偶得空闲，便去借个秋风，一探究竟，也算是偷得浮生半日闲。我不懂茶，不仅不善品茶，更连《茶经》都未曾细读过，只知道茶字，人生草木间，茶者，天然生成，凡间一物，然而却常被人誉为仙饮，不知此次陈展可否解疑释惑。

来到古籍碑帖中心，一进序厅，宋徽宗《文会图》配着《茶·茶经及其他》，开宗明义：上溯茶源茶物，下陈老茶展之缘由，简言要语，一述梗概。展厅内布置着插瓶、挂画，配着针柏等盆景，衬得老茶、古茶书都于枯寂中焕发出了勃勃生意。展出的茶书有明代刻印本《茶经》、道光丁未《茶董补》、《阳羨茗壶系·洞山芥茶系》、《煎茶水记》等，皆是本馆所藏。再看展品，外行人看个热闹，仅罗列其下，或为知者见：绿标宋聘、广西六堡、云南普洱、湖北青砖、多年份龙珠茶、凤凰米砖……



参观时，巧灵正为数日后的茶会做演练，为置茶席四道，我也有幸品尝。看巧灵身着绿衫，纤指轻拈，不禁让人想起绿萼和程英两位姑娘，公孙纯净娇俏，程英平和淡雅。苏老有诗曰：从来佳茗似佳人，在我想来，反之亦然吧。四道茶席，头一道为开元遗春，采自树龄千三百年的景迈古茶树，取陈茶新芽，少长一堂。汤入白瓷，愈显茶色清亮，闻之略带蜜香，入口微涩回甘。继而千禧六堡，取2000年压制的六堡茶，汤色红暗，性温味厚，倒似

暮夏初秋时节，温润有余，又有疏朗绵长之感。再饮第三道茶销法沱，云南下关沱茶，该老茶采用1975年配方，2014年时为中法建交50周年所制。都说老茶贵醞正，牛饮之人不善品茶，竟也觉得醇纯如长者，偏带着澹远幽香。最后一道漱芳余韵，烹煮沱茶，口感更为浓厚柔和，果然余韵悠长，口舌生香。



席间谈及韵，暗想同门师兄研究文脉之脉字，作博士论文洋洋洒洒几十万字，韵，恐亦如是。不过当下于茶香中，只蹦出六字而已：“自是一段风流”。少时曾读《浮生六记》，中有三白夫妇饮茶，“夏日荷花初开时，晚含而晓放。芸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置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韵尤绝。”芸娘于荷塘边款款而行，素心待茶，极富韵味。茶会上，巧灵于品茶间隙为我们解说了茶台上的布席列器。汉砖茶台、德化白瓷、黄磬漆盏，也是多有讲究。想来不论是唐时煎茶，宋时点茶，还是宋末明初芽茶方兴，器物也总是要素洁熨帖，讲究韵致的。若说今日还欠了点什么，便是未闻铁壶松风、煎连珠沸之声，也好，算是存个由头，下次再来巧灵处叨扰。

时至仲秋，微闻秋虫阶下鸣，秋意渐浓。不妨向斋深处，且吃茶去。

茶外有远致，静照品自然

文/应潇潇 图/张巧灵

第一次见叶老师泡茶，是一道铁观音。

时值青竹影曳之春，花叶扶疏入帘，室内静谧清幽，茶台极简，唯以洁狷菖蒲缀景，再无其他茶宠把玩之物。

台上之人虽聚其神，但并不“端着”，松松地抬手、举壶、注水、出汤、分杯，观者无需凝神屏息，自然地感受到一股流动的生气，与室外的气象、室内的幽思、饮者的情致相融为一。举盏，茶汤微碧，一层薄薄白雾如山岚云烟，挟裹淡淡花香入鼻，轻啜，无一分涩感，柔滑入口，舌根微微泛起苦味，缓缓入喉，茶气轻抚五藏、净舒九窍、百骸通泰，转味回甘，留袅袅舌底香。



六泡茶下来，我发现自己眉眼俱开，满心欢喜，那是一种恬淡舒缓的快乐，仿佛被某种畅意所感染，在静照之中唤醒了如温煦春风的生命情调。

而我原本，是不爱茶的。

早年参加活动，数十位身着碧衫的女子，涩涩坐于金碧辉煌的大厅中，“凤凰三点头”，

“高山流水”……乍听风雅，细思极惑，一盏饮尽，却觅不着“高山”与“凤凰”的影子。而后茶艺表演者的“仙气”愈发浓烈，表演空间已升级至较为小众的“枯藤、老树、昏鸦”，所选茶器形态各异，好求“形而上”，然而，茶，依然是那杯茶。于我这门外汉而言，茶艺甚言茶道，已成为一个玄虚模糊的概念，里面混沌沌地充盈着渺渺的仙气，杯中那一片古今延绵的叶子，已然沦为配角。

直到有幸在碑帖中心工作，直到有幸结识叶老师。

赫然发现，原来茶艺不是“表演”，真正将茶人与饮者拉开距离的，并不是仙子的衣袂，而是一种人格的唯美主义——深入骨髓的精致、昼夜不断的反观自省，在不断陶铸精神与培植涵养的过程中，散发出“茶外有远致”的神韵，茶艺由器物、动作与表现力之美化为不沾滞于物的自由，同时这种自由精神具象于每泡茶中，我不知是否能称之为“道”，但终于，品到了茶汤的深度与灵魂。

我因近水楼台，时常有缘参与试茶，辨香识味，妙乐无穷。其中最爱老茶，若有陈年好茶，必觊颜趋之，不问年份产地，全凭眼、鼻、舌、意感受茶汤香气滋味，体味分享所品所得，或有烟熏枣甜，或藏淡淡药香，或怀清香醇甘，或走偏锋之味……饮者得以进入更为广阔的审美空间，背后却是茶人无数次的实验，不断追求色香味的极致。



本次古籍碑帖研究中心所陈展的，则是茶与文人雅士相契的另一种玩味。茶展名曰：

《茗事雅韵——茶·茶经及其他》，茶自然是主角，展厅所列各式茶品，从精心研制拼配的开元遗春，到百年茶尊宋聘，年份、品类不一而足，一室茶香糅以真柏之君子香，纯出自然，全混求奇好胜之心，以真动人。所展茶经为本馆所藏，我是完全的外行，只臆想易安居士常为茶以背书赌事，赢得饮茶权，书与茶，偏于这位女性词人身上显露相当浓厚的男性气息——一股文人士大夫的“雅士气”，正是这股“雅士气”，为茶汤倾注了厚重的底蕴，令人心向往之。而真正展现茶展曲高之物的，是其他：曰器，择其所适，精妙藏于细节，考究但不造作，汉砖茶台、德化白瓷、朱磬漆器、百年盆玩……圆融一体，看似朴拙无华，实则中膏为美，正如苏轼语：天工与清新。曰文，展序、邀柬行文雅驯，辞彩声韵古意盎然，展厅墙面所饰刘松年《撵茶图》、唐寅《事茗图》，点题应景，而最吸引我目光的，则是内厅茶室集米芾书“宋聘”，意趣跳脱，又因仿拓的形式达到了恬淡温静的平衡。茶与经书固然珍贵难得，终究是物，但文韵巧思，非人不可，清玩雅事，不是琴棋书画胡乱堆砌，无蕴难成。



转念，茶席已置，思绪收回，慢慢沉入一杯茶中，也许你我到不了“吸尽西江、细斟北斗，以万象为宾客”的境界，但不妨碍暂且从俗务中抽身，沏开“慕诗客、爱僧家”的香叶，细嗅碗底留香，品味深远物外的情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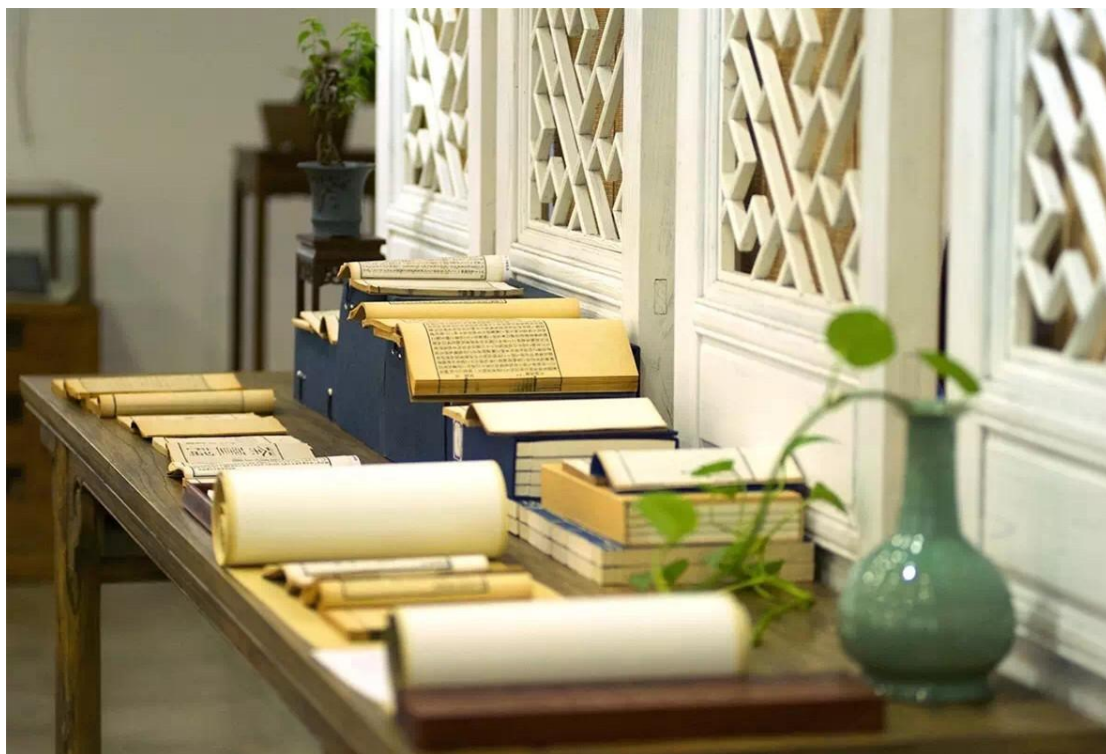
茶器人境，汇通古今

——茗事雅韵小记

文/凌妙丹 图/陆国强、叶羽晴川

时当仲秋，风过桐响，雨湿桂香，浙江大学图书馆古籍碑帖中心展陈“茗事雅韵——茶、茶经及其他”。此番成展，茶人同好尽出其藏，百年宋聘领衔风骚。同时以馆藏古茶书、历代茶画相映衬，配合名窑茶器、名家盆玩，可谓茶、器、境俱佳。

九月廿九，潘云鹤院士、徐扬生院士、香港城市大学景祥祜教授、画家吴巩鹏先生、书家张微微女史等应邀前来观展茶叙，共襄一时之会。潘院士、徐院士等对“茶、书、画、景相衬成境”颇为认可，更谓茶、器相合，人、境相得是文人茶叙的应有之义。



茶席既成，起首“开元遗春”，为茶人叶羽晴川以景迈山千三百年古树普洱悉心拼配。二道“茶寿未央”，用存期三十年赵李桥青砖；收官“漱芳余韵”，以青砖茶余煨煮而成。席间茶烟扬散，壶身氤氲，汤入白瓷，器类凝脂而茶色愈显。客曰：“初试喉吻润，清中回甘，齿颊留香；数碗通仙灵，幽微醇厚，茶韵深长。”



稍顷，客有携名家真迹至者，缶翁之石榴、紫藤，蓝瑛之设色山水，蒲华之西湖长卷，尽态极妍，不暇应接，观之不觉目眩神迷。更出老缶行书七言联“金钟大镛在东序，青海黄河卷塞云”，磅礴气势，跃溢纸面，满座皆惊，气为之夺。



当是时也，诸人皆有所感，巩鹏先生遂起而作清供之图，徐院士和墨题跋“集古雅叙

柏伴茶”，书画相映，诚为合璧。潘院士茶酣意兴，提笔直书“茶寿未央”，兴之所至，念及十余年前旧作复挥毫泼墨：“身自亭亭气自华，望尽春色到天涯，千年历渡风雷雨，犹立苍穹一莲花。”满纸烟云，气韵古今。微微女史亦伏案篆书“雅室茶趣”，擘窠大字，格调高古……



众人以墨飧茶，叶羽晴川提壶注水：“茶艺，是以茶汤为作品的艺术创作。”一番话引来潘院士的意趣，潘院士提出，就艺术而言，西方有行为艺术一说，但多讲究自我；而茶艺可说是东方的行为艺术，而且更讲究艺术家（茶艺师）与观者（饮者）的互动。由此来讲茶艺与茶道，可能是西方人容易理解，也是学术界值得切入的课题。

半日悠闲，倏忽过隙，然则赏器鉴画，落笔成咏，品茶论道，古今一境，正可为今日茶叙之记。时人若有所感，亦不负了桂时菊候，杯盏风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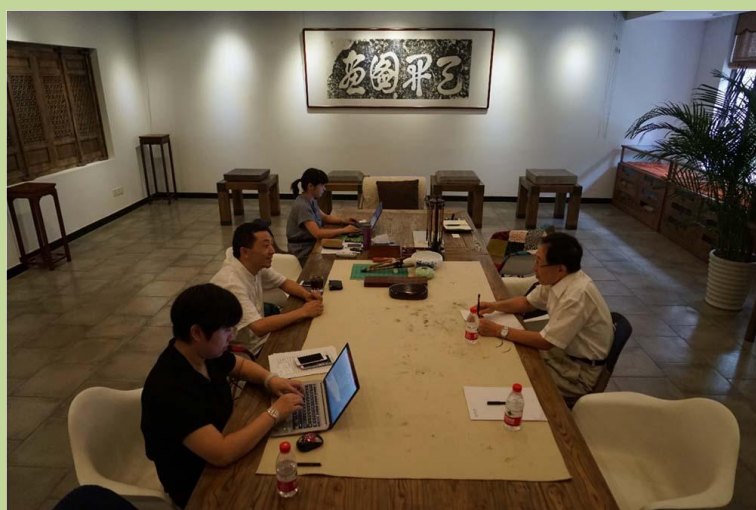
澳大图书馆馆长到访我馆：增友谊、促合作

文/凌妙丹 图/陆国强

2016年7月12日，澳门大学图书馆馆长潘华栋到访我馆，浙江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黄晨在古籍碑帖中心陪同接待。会面伊始，黄晨向潘馆长介绍了浙江大学图书馆的简要概况，并邀请潘馆长参观中心金石碑帖特藏、墓志拓片、数字输出设备以及输出样例等。潘馆长对中心的环境大加赞赏，他回忆起多年前在上海老房子中的居住体验，称此二者间颇有相似韵味。黄晨表示，古籍碑帖中心即是致力于打造一个具有古风、古情的文化空间，方便师生在此举办读书会，讲授慕课等，以期服务学科建设。在此“看看、聊聊、谈谈”间，双方拉近了距离，增进了两馆间的相互了解。

正式会议中，双方共话两馆合作，一方面，澳门大学图书馆有一批已完成数字化的图书资源，可以依托 CADAL 平台与浙大图书馆展开合作；另一方面，为践行澳门与大陆间的文化交流，加深澳门大学图书馆与浙江大学图书馆的业内切磋，双方初步达成派遣浙大图书馆馆员到澳门大学图书馆短期访学的合作意向。

此次访问，有利于增进友谊，促进合作，为两馆关系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会末，黄晨向潘馆长赠送了“馆藏民国门神画像联展留存”册页以做留念。



郑培凯教授到访古籍碑帖研究与保护中心

文、图/凌妙丹

2016年10月8日，郑培凯教授到访浙江大学图书馆古籍碑帖研究与保护中心，中心主任黄晨陪同接待。郑教授为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博士后，曾任教于耶鲁大学等高校，现任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主席等职。

适逢碑帖中心举办《茗事雅韵，茶、茶经及其他》展览，郑教授受邀观展。观赏“凤凰米砖”展品时，郑教授指出茶砖上印制的凤凰图案，与出自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图案形似，应该有某种关联。郑教授对于茶学颇有研究，有《中国历代茶书汇编（校注本）》、《茶道的开始—茶经》等著作。听闻中心正在选择善本汇编《中国历代茶书》再造本，郑教授表示十分支持，并欣然接受担任汇编顾问的邀请。

作为最早一批研究汤显祖的学者，郑教授多年来致力于“汤学”研究。今年正值汤显祖逝世400周年，相关纪念活动众多。此次来访，郑教授留下了他的墨宝：“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在“汤学”名家笔下，出自《牡丹亭》的名句更多了一层意味。



读宋濂

——古籍碑帖中心举办读书会（第三期）

文/图 凌妙丹

2016年6月28日，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徐永明，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图书馆古籍碑帖研究与保护中心举办读书会（第三期）。本次读书会，以宋濂的作品为主。宋濂（1310-1381），字景濂，原籍婺州，元末明初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朱元璋称他是“开国文臣之首”，学者称其为“太史公”，与高启、刘基并列为明初诗文三大家。

读书会上，师生们共同研读了宋濂的几篇代表作：《秦士录》描写了一个文武全才的秦士邓弼英勇而博学，却空有报国理想未能如愿的悲剧人生；《记李歌》记述了一位风尘女子李歌“出淤泥而不染”，坚守贞洁而死的感人事迹。另探讨了《太白丈人传》、宋濂为其好友杨维桢所作的墓志铭等文。

根据徐永明教授的研究，宋濂在入明前与入明后，文学创作风格大不相同：“入明前，他的文章泼辣大胆，自由奔放，富有批判精神；入明后的文章批判锋芒则大为减弱，但仍有诸多佳作，尤其是彼时身居高位的他，依然为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作传，委实不易。而入明前、入明后作品风貌不同，主要是其入明后身为朱元璋的大臣，生存环境发生巨变所致。”

六月夏暑，室内微凉，共读宋濂，疑义相与析，奇文共欣赏，实为快事。



《东方道藏》项目与江苏宏德基金会见面会在中心召开

文/韩松涛 图/凌妙丹

2016年10月14日上午,《东方道藏》项目与江苏宏德基金会见面会在中心召开。出席会议浙江大学方有人文学院院长黄华新教授,《东方道藏》项目负责人、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人孔令宏教授等,江苏宏德基金方有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管国兴董事长、理事钟海连博士、监事荀罗强先生及秘书张玲玉女士一行四人。

黄华新院长首先讲话,对江苏宏德基金会前来表示欢迎,感谢江苏宏德基金会对《东方道藏》项目的支持,提出学校和学院非常重视《东方道藏》项目,会在团队建设和资金上给予支持,也希望江苏宏德基金会能再次对《东方道藏》项目进行支持。

随后,由道教中心孔令宏教授、李东博士生、韩松涛副研究馆员分别对《东方道藏》项目的概况、分类及10月5日召开的“《东方道藏》编纂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听取介绍后,江苏宏德基金会钟海连博士与管国兴董事长先后发言,对《东方道藏》项目已经完成的工作表示钦佩,并提出在将要召开的理事会上讨论后给予资助与否的答复。会谈结束后,双方互赠了各自出版的书籍,并在碑帖中心合影留念。

